

卷一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四

論議

三聖人

周公

子貢

揚孟

材論

命解

對疑

三聖人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之爲名道



之極德之至也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  
勿聽此大賢者之事也賢者之事如此則可謂備矣  
而猶未足以鑽聖人之堅仰聖人之高以聖人觀之  
猶太山之於岡陵河海之於陂澤然則聖人之事可  
知其大矣易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  
神合其吉凶此蓋聖人之事也德苟不足以合於天  
地明苟不足以合於日月吉凶苟不足以合於鬼神  
則非所謂聖人矣孟子論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  
人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  
由也夫動言視聽苟有不合於禮者則不足以爲大  
賢人而聖人之名非大賢人之所得擬也豈隘與不  
恭者所得僭哉蓋聞聖人之言行不苟而已將以爲

天下法也昔者伊尹制其行於天下曰何事非君何  
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  
之心者由是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此其流風末  
俗之弊也聖人患其弊於是伯夷出而矯之制其行  
於天下曰治則進亂則退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  
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寡  
進過廉而復刻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聖人又患其  
弊於是柳下惠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不羞汙  
君不辭小官遺逸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而後世之士  
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多汙而寡潔惡異而  
尚同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  
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時三聖



人之弊各極於天下矣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於天下曰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然後聖人之道大具而無一偏之弊矣其所以大具而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為終始也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弊聖人之所以能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弊於天下耳如皆欲為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則惡在其為聖人哉是故使三人者當孔子之時則皆足以為孔子也然其所以為之清為之任為之和者時耳豈滯於此一端而已乎苟在於一端而已則不足以為賢人也豈孟子所謂聖人哉孟子之所謂隘與不恭君子不由者亦言其時爾且夏之

道豈不美哉而野人以為野 野之道豈不美哉而周人以為鬼所謂隘與不恭者 何以異於是乎當孟子之時有教孟子枉尺直尋者有教孟子權以援天下者蓋其俗有似於伊尹之弊時也是以孟子論是三人者必先伯夷亦所以矯天下之弊耳故曰聖人之言行豈苟而已將以為天下法也

周公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十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為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為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為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



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爲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爲周公乎且聖世之事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惠日之不足豈暇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荀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爲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唯執贄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其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爲禮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與濟人於秦洧孟子曰惠而

不知爲政蓋君子之爲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爲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也或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閭室不敢自慢豈爲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荀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爲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信矣

子貢

子讀史所載子貢事疑傳之者妄不然子貢安得爲



儒哉夫所謂儒者用於君則憂君之憂食於民則患民之患在下而不用則修身而已當堯之時天下之民患於洛水堯以爲憂故禹於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而不一省其子也回之生天下之民患有甚於洛水天下之君憂有甚於堯然回以禹之賢而獨樂陋巷之間曾不以天下憂患介其意也夫二人者豈不同道哉所遇之時則異矣蓋生於禹之時而由回之行則是楊朱也生於回之時而由禹之行則是墨翟也故曰賢者用於君則以君之憂爲憂食於民則以民之患爲患在下而不用於君則修其身而已何憂患之與哉夫所謂憂君之憂患民之患者亦以義也苟不義而能釋君之憂除民之患賢者亦不爲矣史記

曰齊伐魯孔子聞之曰魯墳墓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貢因行說齊以伐吳說吳以救魯復說越復說晉五國由是交兵或強或破或亂或霸卒以存魯觀其言迹其事儀秦軫代無以異也嗟乎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已以墳墓之國而欲全之則齊吳之人豈無是心哉奈何使之亂歟吾所以知傳者之妄一也於史考之當是時孔子子貢爲匹夫非有卿相之位萬鍾之祿也何以憂患爲哉然則異於顏回之道矣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二也墳墓之國雖君子之所重然豈有憂患而謀爲不義哉借使有憂患爲謀之義則豈可以變詐之說亡人之國而求自存哉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三也子貢之行雖



不能盡當於道然孔子之賢弟子也固不宜至於此  
矧曰孔子使之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  
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子貢雖好辯詎至於  
此邪亦所謂毀損其真者哉

### 揚孟

賢之所以賢不肖之所以不肖莫非性也賢而尊榮  
壽考不肖而厄窮死喪莫非命也論者曰人之性善  
不肖之所以不肖者豈性也哉此學乎孟子之言性  
而不知孟子之指也又曰人爲不爲命也不肖而厄  
窮死喪豈命也哉此學乎揚子之言命而不知揚子  
之指也孟子之言性曰性善揚子之言性曰善惡混  
孟子之言命曰莫非命也揚子之言命曰人爲不爲

命也孟揚之道未嘗不同二子之說非有異也此孔  
子所謂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者也孟子之所謂  
性者正性也揚子之所謂性者兼性之不正者言之  
也揚子之所謂命者正命也孟子之所謂命者兼命  
之不正者言之也夫人之生莫不有羞惡之性有人  
於此羞善行之不修惡善名之不立盡力乎善以充  
其羞惡之性則其爲賢也孰御哉此得乎性之正者  
而孟子之所謂性也有人於此羞利之不厚惡利之  
不多盡力乎利以充羞惡之性則其爲不肖也孰禦  
哉此得乎性之不正而揚子之兼所謂性者也有人  
於此才可以賤而賤罪可以死而死是人之所自爲  
也此得乎命之不正者而孟子之所兼謂命者也有



人於此才可以貴而賤德可以生而死是非人之所  
爲也此得乎命之正者而揚子之所謂命也今夫羞  
利之不厚惡利之不多盡力乎利而至乎不肖則揚  
子豈以謂人之性而不以罪其人哉亦必惡其失性  
之正也才可以賤而賤罪可以死而死則孟子豈以  
謂人之命而不以罪其人哉亦必惡其失命之正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  
於臭也四支之於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  
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  
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  
謂命也然則孟揚之說果何異乎今學者是孟子則  
非揚子是揚子則非孟子蓋知讀其文而不知求其

指耳而曰我知性命之理誣哉

材論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衆患上之人不欲其衆不患  
士之不欲爲患上之人不使其爲也夫材之用國之  
棟梁也得之則安以榮失之則亡以辱然上之人不  
欲其衆不使其爲者何也是有三蔽焉其尤蔽者以  
爲吾之位可以去辱絕危終身無天下之患材之得  
失無補於治亂之數故偃然肆吾之志而卒入於敗  
亂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謂吾之爵祿貴富足以誘  
天下之士榮辱憂戚在我吾可以坐驕天下之士將  
無不趨我者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  
也又或不求所以養育取用之道而認認然以爲天



下實無材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  
此三蔽者其爲患則同然而用心非不善而猶可以  
論其失者獨以天下爲無材者且蓋其心非不欲用  
天下之材特未知其故也且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  
以異於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畫策而利害得治國  
而國安利此其所以異於人也上之人苟不能精察  
之審用之則雖抱臯夔稷契之智且不能自異於衆  
況其下者乎世之蔽者方曰人之有異能於其身猶  
錐之在囊其未立見故未有有其實而不可見者也  
此徒有見於錐之在囊而固未覩夫馬之在廐也駑  
驥雜處飲水食芻嘶鳴啼齧求其所以異者蔑矣及  
其引重車取夷路不屢策不煩御一頓其轡而千里

已至矣當是之時使駑馬並驅則雖傾輪絕勒敗筋  
傷骨不舍晝夜而追之遼乎其不可及也夫然後  
騏驥騶虞與駑駘別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  
天下爲無材盡其道以求而試之試之之道在當其  
所能而已夫南越之脩籥篴以百鍊之精金羽以秋  
鷲之勁翮加強弩之上而曠之千步之外雖有犀兕  
之捍無不立穿而死者此天下之利器而決勝觀武  
之所寶也然用以敲扑則無以異於朽槁之槌是知  
雖得天下之瑰材笨智而用之不得其方亦若此矣  
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於是銖量其能而審處之使大  
者小者長者短者強者弱者無不適其任者焉如是  
則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奮其所知以効小事況其



賢能智力卓犖者平嗚呼後之在位者蓋未嘗求其說而試之以實也而坐曰天下果無材亦未之恩而已矣或曰古之人於材有以教育成就之而子獨言其求而用之者何也曰天下法度未立之後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則能復先王之法度能復先王之法度則天下之小事無不如先王時矣況教育成就人材之大者乎此吾所以獨言求而用之之道也噫今天下蓋嘗患無材吾聞之六國合從而辯說之材出劉項並世而籌畫戰鬪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謨謀諫諍之佐來此數輩者方此數君未出之時蓋未嘗有也人君苟欲之斯至矣天下之廣人物之衆而曰果無材可用者吾不信也

### 命解

先王之俗壞天下相率而爲利則強者得行無道弱者不得行道貴者得行無禮賤者不得行禮孔子脩身繫行言必由繩墨陳蔡大夫惡其議已率衆而圍之此乃所謂不得行道也公行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出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說孟子曰我欲爲禮也方是時不獨右師不說凡與右師言者蓋皆不說也此乃所謂不得行禮也然孔子不以弱而離道孟子不以賤而失禮故立乎千世之上而爲學者師右師陳蔡之大夫卒亦不得傷焉以其有命也今不知命之人剛則不以道御之而曰有命焉彼安能困我由此則



死乎巖牆之下者猶正命也柔則不以禮節之而曰  
不出懼及禍焉由此則是貧賤可以智去也夫柔而  
不以禮節之剛而不以道御之其難免一也故易旅  
之初六與上九同患悲夫離道以合世去禮以從俗  
苟命之窮矣孰能恃此以免者乎

對疑

己亥勅書自今內殿崇班以上大喪致其事供奉官  
以下則勿致如其故於是有疑者以爲供奉官以下  
亦士大夫也而朝廷獨遇之如此顧而問曰今子以  
謂如何嘗竊原朝廷之意以對曰先王之制喪禮不  
飲酒不食肉不御於內以致其哀戚者所謂禮之實  
而其行之在我者也不論其人之貴賤不視其世之

可否而使之同者也然而有疾則雖賤者亦使之飲  
酒而食肉此所謂以權制者也或不言而事行或言  
而後事行或身執事而後行者所謂禮之文而其行  
之在物者也論其人之貴賤視其世之可否而爲之  
節者也視其世之可否而爲之節故金革之事則雖  
貴者亦有時乎而無辟此所謂以權制者也今欲使  
三班趨走給使之吏大喪則皆無以身執事而從古  
者卿士大夫之禮此固盛世之所宜急而先王以孝  
理天下之意然而事又有先於此者古之時卿大夫  
之喪所以聽身不執事者爲其可以不身執事也其  
可以不身執事者何也古之人君於其卿士大夫之  
喪所以存問養恤者蓋不誑於其在事之時其有大



喪而得不以身執事者以其臣屬足使而祿賜足以  
事養故也今三班趨走給使之吏其素所以富養之  
非備厚也一日使去位而治喪則朝廷視遇與庶人  
之在野者無以異庶人之在野者所以葬祭其先人  
畜養其妻子有常產矣三班趨走給使之吏去位而  
治喪則其使令非有臣屬事養非有祿賜一日無常  
產則其窮乃有欲比於庶人而不得者若用事者不  
爲之憂此而曰汝必無以身執事則亦有餓而死者  
耳然而世之議者方曰今之小吏去位而治喪者衆  
矣吾未見有餓而死者夫今之去位而治喪者自非  
多積餘藏有以活身則孰能無以身執事者乎今欲  
使之去位而治喪故欲使其致喪之實而無以身執

事也苟不能使之無以身執事而徒使之去位則豈  
盛世之所急而先王以孝理天下之意也愚故曰事  
又有先於此者謂所以存問恤養士大夫如古之時  
者今之所先也夫明吾政以贍天下之時而存問恤  
養士大夫如古之時此吾之所易爲也仰無以葬祭  
其先人俯無以畜養其妻子然且去位而治喪無以  
身執事以致古者士大夫之禮此人所難行也捨吾  
之所易爲而忽不謀曰是皆先王之事非吾今日之  
所能爲也換人之所難行而誅之不釋曰古之士大  
夫皆然爾奚事而不爲朝廷或者以爲此非先王以  
權制喪內恕及人之道故止而不爲雖然愚亦有疑  
焉欲內恕以及人而不爲吾之所易爲者何也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四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五

論議

洪範傳

易象論

洪範傳

五行天所以命萬物者也故初一日五行五事人所  
以繼天道而成性者也故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人  
君所以脩其心治其身者也脩其心治其身而後可  
以爲政於天下故次三曰農用八政爲政必協之歲  
月日星辰曆數之紀故次四曰協用五紀既協之歲  
月日星辰曆數之紀當立之以天下之中故次五日  
建用皇極中者所以立本而未足以趣時趣時則中



不中無常也唯所施之宜而已矣故次六曰又用三德有皇極以立本有三德以趣時而人君之能事良矣雖然天下之故猶不能無疑也疑則如之何謀之人以盡其智謀之鬼神以盡其神而不專用已也故次七曰明用稽疑雖不專用已而參之於人物鬼神然而反身不誠不善則明不足以盡人物幽不足以盡鬼神則其在我者不可以不思在我者其得失微而難知莫若質諸天物之顯而易見且可以爲戒也故次八曰念用庶證自五事至於庶證各得其序則五福之所集自五事至於庶證各失其序則六極之所集故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敬者何君子所以直內也言五事之本在人心而已農者何厚也言

君子之道施於有政取諸此以厚彼而已有本以保常而後可立也故皇極曰建有變以趣時而後可治也故三德曰又嚮者慕而欲其至也威者畏而欲其亡也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何也五行也者成變化而行鬼神往來乎天地之間而不窮者也是故謂之行天一生水其於物爲精精者一之所生也地二生火其於物爲神神者有精而後從之者也天三生木其於物爲魂魂從神者也地四生金其於物爲魄魄者有魂而後從之者也天五生土其於物爲意精神魂魄具而後有意自天一至於天五五行之生數也以竒生者成而耦以耦生者成而竒其成之者皆五五者天數之中也蓋中者所以



成物也道立於兩成於三變於五而天地之數具其  
爲十也耦之而已蓋五行之爲物其時其位其材其  
氣其性其形其事其情其色其聲其臭其味皆各有  
耦推而散之無所不通一柔一剛一晦一明故有正  
有邪有美有惡有醜有好有凶有吉性命之理道德  
之意皆在是矣耦之中又有耦焉而萬物之變遂至  
於無窮其相生也所以相繼也其相克也所以相治  
也語器也以相治故序六府以相克語時也以相繼  
故序盛德所在以相生洪範語道與命故其序與語  
器與時者異也道者萬物莫不由之者也命者萬物  
莫不聽之者也器者道之散時者命之運由於道聽  
於命而不知者百姓也由於道聽於命而知之者君

子也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唯天下之  
至神爲能與於此夫火之於水妻道也其於土母道  
也故神從志無志則從意志致一之謂精唯天下之  
至精爲能合天下之至神精與神一而不離則變化  
之所爲在我而已是故能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  
而無所聽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  
革土爰稼穡何也北方陰極而生寒寒生水南方陽  
極而生熱熱生火故水潤而火炎水下而火上東方  
陽動以散而生風風生木木者陽中也故能變能變  
故曲直西方陰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金者陰中也  
故能化能化故從革中央陰陽交而生濕濕生土土  
者陰陽沖氣之所生也故發之而爲稼斂之而爲穡



曰者所以命其物爰者言於之稼穡而已潤者性也  
炎者氣也上下者位也曲直者形也從革者材也稼  
穡者人事也冬物之性復復者性之所故於水言其  
性夏物之氣交交者氣之時故於火言其氣陽極上  
陰極下而後各得其位故於水火言其位春物之形  
著故於木言其形秋物之材成故於金言其材中央  
人之位也故於土言人事水言潤則火燻土溽木敷  
金斂皆可知也火言炎則水冽土蒸木溫金清皆可  
知也水言下火言上則木左金右土中央皆可知也  
推類而反之則曰後曰前曰西曰東曰北曰南皆可  
知也木言曲直則土圜金方火銳水平皆可知也金  
言從革則木變土化水因火革皆可知也土言稼穡

則水之井洫火之爨冶木金之爲械器皆可知也所  
謂木變者何灼之而爲火爛之而爲土此之謂變所  
謂土化者何能燠能潤能敷能斂此之謂化所謂水  
因者何因甘而甘因苦而苦因蒼而蒼因白而白此  
之謂因所謂火革者何革生以爲熟革柔以爲剛革  
剛以爲柔此之謂革金亦能化而命之曰從革者何  
可以圜可以平可以銳可以曲直然非火革之則不  
能自化也是故命之曰從革也夫金陰精之純也是  
其所以不能自化也蓋天地之用五行也水施之火  
化之木生之金成之土和之施生以柔化成以剛故  
木撓而水弱金堅而火悍悍堅而濟以和萬物之所  
以成也奈何終於撓弱而欲以收成物之功哉潤下



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何也  
寒生水水生鹹故潤下作鹹熱生火火生苦故炎上  
作苦風生木木生酸故曲直作酸燥生金金生辛故  
從革作辛濕生土土生甘故稼穡作甘生物者氣也  
成之者味也以奇生則成而耦以耦生則成而奇寒  
之氣堅故其味可用以熁熱之氣熁故其味可用以  
堅風之氣散故其味可用以收燥之氣收故其味可  
用以散土者冲氣之所生也冲氣則無所不和故其  
味可用以緩而已氣堅則壯故苦可以養氣脉熁則  
和故鹹可以養脉骨收則強故酸可以養骨筋散則  
不癢故辛可以養筋肉緩則不壅故甘可以養肉堅  
之而後可以熁收之而後可以散欲緩則用甘不欲

則弗用也古之養生治疾者必先通乎此不通乎此  
而能已人之疾者蓋寡矣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  
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  
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何也恭  
則貌欽故作肅從則言順故作乂明則善視故作哲  
聰則善聽故作謀睿則思無所不通故作聖五事以  
思爲主而貌最其所後也而其次之如此何也此言  
修身之序也恭其貌順其言然後可以學而至於哲  
既哲矣然後能聽而成其謀能謀矣然後可以思而  
至於聖思者事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思所以作聖  
也既聖矣則雖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遇  
天下之故可也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



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何也食貨人之所以相生養也故一曰食二曰貨有相生養之道則不可不致孝於鬼神而著不忘其所自故三曰祀有所以相生養之道而知不忘其所自然後能保其居故四曰司空司空所以居民民保其居然後可教故五曰司徒司徒所以教民教之不率然後俟之以刑戮故六曰司寇自食貨至于司寇而治內者具矣故七曰賓八曰師賓所以接外治師所以接外亂也自食貨至於賓師莫不有官以治之而獨曰司空司徒司寇者言官則以知物之有官言物則以知官之有物也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何也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上考之皇

辰下考之曆數然後歲月日時不失其政故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曆者數也數者一二三四是也五紀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非特曆而已先王之舉事也莫不有時其制物也莫不有數有時故莫敢廢有數故莫敢踰蓋堯舜所以同律度量衡協時月正日而天下治者取諸此而已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何也皇君也極中也言君建其有中則萬物得其所故能集五福以數錫其庶民也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何也言庶民以君為中君保中則民與之也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何也言君中則民人中庶民無淫朋人無比德者惟君為中而已蓋君



有過行偏政則庶民有淫朋人有比德矣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何也言民之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其所猷所爲所守之當否所猷所爲所守不協于極亦不罹于咎君則容受之而康汝顏色以誘之不協于極不羅于咎雖未可以錫之福然亦可教者也故當受之而不當譴怒也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康而色之謂也其曰我所好者德則是協于極則非但康汝顏色以受之又當錫之福以勸焉如此則人惟君之中矣不言攸好德則錫之福而言曰予攸好德則錫之福何也謂之皇極則不爲已甚也攸好德然後錫

之福則獲福者寡矣是爲已甚而非所以勸也曰予攸好德則錫之福則是苟革面以從吾之攸好者吾不深探其心而皆錫之福也此之謂皇極之道也無虐榮獨而畏高明何也言苟曰好德則雖榮獨必進寵之而不虐苟曰不好德則雖高明必罪廢之而不畏也蓋榮獨也者衆之所違而虐之者也高明也者衆之所比而畏之者也人君蔽於衆而不知自用其福威則不期虐榮獨而榮獨實見虐矣不期畏高明而高明實見畏矣榮獨見虐而莫勸其作德則爲善者不長高明見畏而莫懲其作僞則爲惡者不消善不長惡不消人人離德作僞則大亂之道也然則虐榮獨而寬朋黨之多畏高明而忽卑晦之賤最人君



之大戒也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何也  
言有能者使在職而羞其材有為者使在位而羞其  
德則邦昌也人君孰不欲有能者羞其材有為者羞  
其德然曠千數百年而未有一人致此蓋聰不明而  
無以通天下之志誠不至而無以同天下之德則智  
以難知而為愚者所詘賢以寡助而為不肖者所困  
雖欲羞其行不可得也通天下之志在窮理同天下之  
德在盡性窮理矣故知所謂咎而弗受知所謂德而  
錫之福盡性矣故能不虐瑩獨以為仁不畏高明以  
為義如是則愚者可誘而為智也雖不可誘而為智  
必不使之詘智者矣不肖者可革而為賢也雖不可  
革而為賢必不使之困賢者矣夫然後有能有為者

得羞其行而邦賴之以昌也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  
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何也言凡正人之  
道既富之然後善雖然徒富之亦不能善也必先治  
其家使人有好於汝家然後人從汝而善也汝弗能  
使有好於汝家則人無所視効而放僻邪侈亦無不  
為也蓋人君能自治然後可以治人能治人然後人  
為之用人為之用然後可以為政於天下為政於天  
下者在乎富之善之而善之必自吾家人始所謂自  
治者惟皇作極是也所謂治人者弗協于極弗罹于  
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無  
虐瑩獨而畏高明是也所謂人為之用者有能有為  
使羞其行而邦其昌是也所謂為政於天下者凡厥



正人是也既曰能治人則人固已善矣又曰富之然後善何也所謂治人者教化以善之也所謂富之然後善者政以善之也徒教化不能使人善故繼之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徒政亦不能使人善故卒之曰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也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何也既言治家不善不足以正人也又言用人不善不足以正身言崇長不好德之人而錫之福亦用咎作汝而已矣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何也言君所以虛其心平其意唯義所

在以會歸其有中者其說以爲人君以中道布言是以爲彝是以爲訓者于天其訓而已夫天之爲物也可謂無作好無作惡無偏無黨無反無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矣蕩蕩者言乎其大平平者言乎其治大而治終於正直而王道成矣無偏者言乎其居無黨者言乎其所以所與以所居者無偏故能所與者無黨故曰無偏無黨以所與者無黨故能所居者無偏故曰無黨無偏偏不已乃至於側陂不已乃至於反始曰無偏無陂者率義以治心不可以有偏陂也卒曰無反無側者及其成德也以中庸應物則要之使無反側而已路大道也正直中德也始曰義中曰道曰路卒曰正直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



高明而道中庸之謂也孔子以為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今日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何也好惡者性也天命之謂性作者人為也人為則與性反矣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命有德討有罪皆天也則好惡者豈可以人為哉所謂示之以好惡者性而已矣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何也言凡厥庶民以中道布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者其說以為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當順而比之以效其所為而不可逆蓋君能順天而效之則民亦順君而效之也二帝三王之誥命未嘗不稱天者所謂于帝其訓也此人之所以化其上也及至後世矯

誣上天以布命于下而欲人之弗叛也不亦難乎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何也直而不正者有矣以正正直乃所謂正也曲而不直者有矣以直正曲乃所謂直也正直也者變通以趣時而未離剛柔之中者也剛克也者剛勝柔者也柔克也者柔勝剛者也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何也變者和孰上之所為者也友者右助上之所為者也彊者弗柔從上之所為者也弗友者弗右助上之所為者也君君臣臣適各當分所謂正直也若承之者所謂柔克也若威之者所謂剛克也蓋先王用此三德於一嘖一笑未嘗或失況以大施於慶賞刑威之際哉故能為之其未有也治之其未亂也沈潛剛克高明



柔克何也言人君之用剛克也沈潛之於內其用柔克也發見之於外其用柔克也抗之以高明其用剛克也養之以卑晦沈潛之於內所以制姦慝發見之於外所以昭忠善抗之以高明則雖柔過而不廢養之以卑晦則雖剛過而不折易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吉凶之生豈在夫大哉蓋或一嘖一笑之間而已洪範之言三德與舜典臯陶謨所序不同何也舜典所序以教胄子而臯陶謨所序以知人臣故皆先柔而後剛洪範所序則人君也故獨先剛而後柔至於正直則舜典洪範皆在剛柔之先而臯陶謨乃獨在剛柔之中者教人治人宜皆以正直爲先至於序德之

品則正直者中德也固宜在柔剛之中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何也執常以事君者臣道也執權以御臣者君道也三德者君道也作福柔克之事也作威剛克之事也以其侔于神天也是故謂之福作福以懷之作禍以威之言作福則知威之爲禍言作威則知福之爲懷也皇極者君與臣民共由之者也三德者君之所獨任而臣民不得僭焉者也有其權必有禮以章其別故惟辟王食也禮所以定其位權所以固其政下僭禮則上失位下侵權則上失政上失位則亦失政矣上失位失政人所以亂也故臣之有作福



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  
僭忒也側頗僻者臣有作福作威之効也僭忒者臣  
有王食之効也民側頗僻也易而其僭忒也難民僭  
忒則人可知也人側頗僻則民可知也其曰庶民有  
淫朋人有比德亦若此而已矣於淫朋曰庶民於僭  
忒曰民而已何也僭忒者民或有焉而非衆之所能  
也天子皇王辟皆君也或曰天子或曰皇或曰王或  
曰辟何也皇極于帝其訓者所以繼天而順之故稱  
天子建有極者道故稱皇好惡者德故稱王福威者  
政故稱辟道所以成德德所以立政故言政於三德  
而稱辟也建有極者道故稱皇則其曰天子作民父  
母以爲天子王何也吾所建者道而民所知者德而

已矣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  
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何也  
言有所擇有所建則立卜筮人卜筮凡七而其爲卜  
者五則其爲筮者二可知也先卜而後筮則筮之爲  
正悔亦可知也衍者吉之謂也忒者凶之謂也吉言  
衍則凶之爲耗可知也凶言忒則吉之爲當亦可知  
也此言之法也蓋自始造書則固如此矣福之所以  
爲福者於文從畱畱則衍之謂也禍所以爲禍者於  
文從尙尙則忒之謂也蓋忒也當也言乎其位衍也  
耗也言乎其數夫物有吉凶以其位與數而已六五  
得位矣其爲九四所難者數不足故也九四得數矣  
其爲六五所制者位不當故也數衍而位當者吉數



耗而位忒者凶此天地之道陰陽之義君子小人之所以相爲消長中國夷狄之所以相爲強弱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蓋聖人君子以察存亡以御治亂必先通乎此不通乎此而爲百姓之所與者蓋寡矣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何也卜筮者質諸鬼神其從與違爲難知故其占也從衆而已也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何也言人君有大疑則當謀之於己已不足以決然後謀之於卿士又不足以決然後謀之於庶民又不足以決然後謀之於鬼神鬼神尤人君之所欽也然而謀之反在乎卿士庶民之後者吾之所疑而謀者人事也必先盡之人然後及鬼神焉固其理也聖

人以鬼神爲難知而卜筮如此其可信者易曰成天下之亶亶者莫大乎蓍龜唯其誠之不至而已矣用其至誠則鬼神其有不應而龜筮其有不告乎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何也將有作也心從之而人神之所弗異則有餘慶矣故謂之大同而子孫其逢吉也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何也吾之所謀者疑也可以作可以無作然後謂之疑疑而從者衆則作而吉也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何也尊者從卑者逆故逆者雖衆以作內猶言也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



凶何也所以謀之心謀之人者盡矣然猶不免於疑則謀及於龜筮故龜筮之所共違不可以有作也庶微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者何也曰雨曰陽曰燠曰寒曰風者自肅時雨若以下是也曰時者自王省惟歲以下是也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何也陰陽和則萬物盡其性極其符言庶草者以爲物之尤微而莫養又不知自養也而猶蕃廡則萬物得其性皆可知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何也雨極備則爲常雨暘極備則爲常暘風極備則爲常風燠極無則爲常寒寒極無則爲常燠此饑饉疾癘之所由作也故曰凶曰休微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各微曰狂恒雨

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何也言人君之有五事猶天之有五物也天之有五物一極備凶一極無亦凶其施之卜大緩急無當其所以成物者要之適而已人之有五事一極備凶一極無亦凶施之卜大緩急亦無常其所以成民者亦要之適而已故雨暘燠寒風者五事之證也降而萬物悅者肅也故若時雨然升而萬物理者乂也故若時暘然哲者陽也故若時燠然謀者陰也故若時寒然睿其思心無所不通以濟四事之善者聖也故若時風然狂則蕩故常雨若僭則亢故常暘若豫則解緩故常燠若急則縮栗故常寒若冥其思心無所不入以濟四事之惡者蒙故常風若也孔子曰見賢



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君子之於人也固常思齊其賢而以其不肖為戒況天者固人君之所當法象也則質諸彼以驗此固其宜也然則世之言災異者非乎曰人君固輔相大地以理萬物者也天地萬物不得其常則恐懼脩省固亦其宜也全或以為天有是變必由我有是罪以致之或以為災異自天事耳何豫於我我知脩人事而已蓋由前之說則蔽而蕙由後之說則固而怠不蔽不蕙不固不怠者亦以天變為已懼不曰天之有某變必以我為某事而至也亦以天下之正理考吾之失而已矣此亦念用庶證之意也王省惟歲鄉士惟月師尹惟日何也言自王至于師尹猶歲月日三者相繫屬也歲月日有常而

不可變所揔大者不可以侵小所治少者不可以僭多自王至于師尹三者亦相繫屬有常而不可變所揔大者亦不可以侵小所治少者亦不可以僭多故歲月日者王及鄉士師尹之證也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何也既以歲月日三者之時為王及鄉士師尹之證也而王及鄉士師尹之職亦皆協之歲月日時之紀焉故歲有會月有要日有成大者省其大而略小者治其小而詳其小大詳略得其序則功用興而分職治矣故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小大詳略失其序則功用無所程分職無所考故百穀用不成



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也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何也言星之好不一猶庶民之欲不同星之好不一待月而後得其所好而月不能違也庶民之欲不同待卿士而后得其所欲而卿士亦不能違也故星者庶民之證也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何也言歲之所以為歲以日月之有行而歲無為也猶王之所以為王亦以卿士師尹之有行而王無為也春秋者陰陽之中冬夏者陰陽之正陰陽各致其正而後歲成有冬有夏者言歲之成也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何也言月之好惡不自用而從星則風雨作而歲功成猶卿士之好惡不自用而從民則治教政令行而王事立矣書曰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

視夫民者天之所不能違也而況於王乎況於卿士乎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何也人之始主也莫不有壽之道焉得其常性則壽矣故一曰壽少長而有為也莫不有富之道焉得其常產則富矣故二曰富得其常性又得其常產而繼之以毋擾則康寧矣故三曰康寧也夫人君使人得其常性又得其常產而繼之以毋擾則人好德矣故四曰攸好德好德則能以令終故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何也不考終命謂之凶蚤死謂之短中絕謂之折禍莫大於凶短折疾次之憂次之貧又次之故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凶者考終命之



反也短折者壽之反也疾憂者康寧之反也貧者富之反也此四極者使人畏而欲其亡故先言人之所尤畏者而以猶愈者次之夫君人者使人失其常性又失其常產而繼之以擾則人不好德矣故五曰惡六曰弱惡者小人之剛也弱者小人之柔也九疇曰初曰次而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三德五福六極特以一二數之何也九疇以五行爲初而水之於五行貌之於五事食之於八政歲之於五紀正直之於三德壽凶短折之於五福六極不可以爲初故也或曰箕子之所次自五行至於庶證而今獨曰自五事至于庶證各得其序則五福之所集自五事至于庶證各得其序則六極之所集何也曰人君之於五行也以

五事脩其性以八政用其材以五紀協其數以皇極建其常以三德治其變以稽疑考其難知以庶證證其失得自五事至于庶證各得其序則五行固已得其序矣或曰世之不好德而能以令終與好德而不得其死者衆矣今日好德則能以令終何也曰孔子以爲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君子之於吉凶禍福道其常而已幸而免與不幸而及焉蓋不道也或曰孔子以爲富與貴人之所欲貧與賤人之所惡而福極不言貴賤何也曰五福者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可使慕而欲其至六極者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可使畏而欲其亡若夫貴賤則有常分矣使自公侯至於庶人皆慕貴欲其至而不欲賤之在已則陵犯篡



奮之行日起而上下莫安其命矣詩曰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蓋王者之世使賤者之安其賤如此夫豈使知貴之爲可慕而欲其至賤之爲可畏而欲其亡乎

易象論解

君子之道始於自強不息故於乾也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強不息然後厚德載物故於坤也君子以厚德載物自強積德以有載也迺能經綸故於屯也君子以經綸經綸者君子有事之時故於蒙也君子以果行育德果行育德則無事矣故於需也君子以飲食宴樂飲食宴樂所以待人而與之從事者也故於訟也君子以作事謀始作事謀始則能爲物主故於師也君

子以容民畜衆建萬國親諸侯容民畜衆之大者故於比也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諸侯親則無所用武故於小畜也君子以懿文德德以禮爲體故於履也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禮也者四時之會通以財成輔相天地者也故於泰也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物不能終泰故於否也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泰則通否則辨故於同人也君子以類族辨物族各有其類物各有其辨則君子小人見矣故於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雖遏惡也不可以爲偏亢故於謙也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順天休命而以謙平施則人樂之故於豫也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樂成而



息故於隨也君子以嚮晦入宜息物不可終息故於  
蠱也君子以振民育德振民育德莫大乎教思無窮  
容保民無疆故於臨也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  
疆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莫大乎省方觀民設教政  
於觀也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教至矣則明罰勅法  
繼之故於噬嗑也先王以明罰勅法明罰勅法者所  
以待之而非敢於折獄故於賁也君子以明庶政無  
敢折獄無敢折獄者將以厚下也故於剝也上以厚  
下安宅厚下者將使人無失其性命之情也欲不失  
其性命之情則亦不違其性命之理而已故於復也  
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者所以應時  
知應時然後知對時育物故於無妄也先王以茂對

育萬物對時育物者非稽古畜德之主則不能故於  
大畜也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畜德莫大  
乎養故於頤也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知自養然後  
出處皆有以大過人故於大過也君子以獨立不懼  
遯世無悶出則欲獨立不懼處則欲遯世無悶則德  
不可無習故於坎也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德行不  
失其事教事不廢其習然後可以繼明照四方故於  
離也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所謂明者非恃其所明則  
資諸人而已故於咸也君子以虛受人惟以虛受人  
而有節於內故於恒也君子以立不易方所以有時  
而遠小人故於遯也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所謂  
嚴者亦禮而已矣故於大壯也君子以非禮勿履非禮



勿履德之所以昭也故於晉也君子以自昭明德明者自明非所以莅衆故於明夷也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知自明又知所以莅衆則言有物而行有常故於家人也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言有物行有常則知所同知所異於睽也君子以同而異同固能有容異故能有辨反身脩德言有辨也故於蹇也君子以反身脩德赦過宥罪言有容也故於解也君子以赦過宥罪能反身脩德赦過宥罪則其欲也懲而窒矣故於損也君子以懲忿窒慾懲忿窒慾然後見善遷有過改故於益也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以居則脩德以動則有功功不可以擅德不可以居也故於夬也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能施祿及下居

德則忌則衆之所聽也故於姤也后以施命誥四方衆之所聽不可不戒故於萃也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不虞知戒矣德之所以積也故於升也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積小以致高大而至於命則志遂矣故於困也君子以致命遂志至於命則所以成己也而後可以成民教故於井也君子以勞民勸相勞民勸相莫大乎恭愛故於革也君子以治歷明時能治歷明時然後能正位凝命故於鼎也君子以正位凝命正位凝命不可恃故於震也君子以恐懼脩省脩省之道在於正己而已故於艮也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能正己則賢德可居俗可善故於漸也君子以居賢德善俗俗善矣其終不能無愛愛則敝矣故於歸妹也君子



以永終知赦知勝則所以待人者盡矣故於豐也君子以折獄致刑折獄以刑君子所以明慎之時也故於旅也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不留獄則治道終矣終則有始故於巽也君子以申命行事申命行事不可以無學故於允也君子以朋友講習所講習者仁義而已故於渙也先王以饗帝立廟饗帝立廟則仁之至義之盡矣其推行之也度數不可以無制德行不可以無議故於節也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制數度議德行則欲急已以緩人故於中孚也君子以議獄緩死急已以緩人者依於仁而已故於小過也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依於仁則無患矣故於既濟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物不窮也終始也

故於未濟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辨物居方者物之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五







程